



罗彩的旅程

首子超



纪念赵瑞蕻专辑

同卷

53
4

瑞蕪妹丈千古

哲人其萎梅雨潭青成永憶



詩魂長駐萊茵河綠可重遊

宪益敬挽

杨宪益悼赵瑞蕪的挽联

南京大学的大师比大楼更重要，
赵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蒋树声

二〇一二年
四月七日

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的题词

生命不竭，诗情不老；
音容永存，聲名永恒。

王臻中

二〇〇二年三月

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王臻中的题词



凤凰台报·开卷

主办:凤凰读书俱乐部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湖南路47号

凤凰台饭店

邮编:210009

电话:(025)3303388-8899

执行主编:董宁文

装帧设计:速泰熙

编委:万宇 王振羽 江树廉

张志强 赵允芳 徐雁 徐雁平

钱军 董宁文 蔡玉洗 薛冰

苏新出准印JS-0001106号

目 录

- 1 杨 苾 又一片树叶落下
- 2 王辛笛 清明节缅怀瑞蕓诗人
- 3 许 钧 橙红色的梦魂啊,会年年放歌
- 6 冯亦同 永远的诗情
- 10 俞 律 怀念讲真话的赵瑞蕓老师
- 12 陆 华 永远的老师
- 14 唐建清 哭导师赵瑞蕓先生
- 17 裴显生 永远握紧手中笔
- 19 石 湾 芬芳的清气
- 22 赵允芳 想起了赵瑞蕓……
- 23 姜德明 抹不去的思念
- 24 刘 俊 赵先生的诗意
- 25 徐 雁 离乱弦歌忆旧游的赵瑞蕓先生

特刊

2001年8月

目 录

- 29 许 荣 诗意的人生
31 范东兴 火焰拥抱着的诗魂
35 符家钦 诗人自己写讣告
39 吴新雷 缅怀敬爱的赵瑞蕨先生
41 徐慧征 我的老师赵瑞蕨
43 秦志钰 忆赵伯
45 韩 曦 洒向人间都是爱
47 包忠文 怀念赵瑞蕨先生
49 邓晓文 阳光下的诗人
51 莫 洛 烂漫的梦魂永在梅雨潭
54 胡若定 赵先生的笑
55 胡丹娃 赵老师不用手杖
57 章祖德 怀念赵瑞蕨老师
58 王理行 赵先生没走
60 张希恩 我所熟悉的赵爷爷
62 俞 露 忆赵瑞蕨爷爷
64 王德安 感悟“外星人”
66 姜 滇 离乱出诗人
68 高 风 印象中的片断
70 李景端 一位既浪漫又严谨的诗人
71 黄天衣 邻居的追忆
73 杨正润 “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
78 陈丹青 回忆赵瑞蕨先生

特刊

2001年8月

目 录

- 81 徐坚忠 如果不是为了这本书……
- 83 赵 衡 父亲心中的色彩
- 85 赵 苾 心中的爸爸
- 87 符 雪 一朝发白诗魂冷 三尺案陈墨犹馨
- 89 傅靖生 悟——给赵瑞蕓爸爸
- 90 符永琪 送赵先生远行
- 91 杨 熨 闪光的记忆
- 92 傅 鹤 献给我最亲爱的外公
- 93 赵 衡 送父亲回故乡
- 95 赵雪倩 怀念敬爱的三爷爷
- 96 赵 衡 追忆与爸爸通的最后一次电话
- 98 赵 苏 爸爸,我们永远怀念您
- 99 瞿光辉 榴花般的诗情
- 102 王季思 从春草池边说起
- 107 冯 至 诗的呼唤
- 111 黄乔生 山水·诗歌·浪漫主义
- 115 袁筱一 岁月不曾流失的纯真和诗情
- 121 赵瑞蕓逝世报道选编
- 126 张信国 赵瑞蕓教授骨灰洒入瓯江记
- 128 叶 彤 人格的力量 宝贵的遗产
- 130 唁函唁电挽联汇编

目 录

- 145 赵瑞蕓先生生平
- 147 赵瑞蕓 赵瑞蕓自撰传略
- 157 赵瑞蕓 我的遗嘱:致家人、亲友、师生们
- 158 赵瑞蕓 八十放歌
- 166 赵瑞蕓 致家人
- 171 赵 蘅 赵瑞蕓年表
- 174 赵瑞蕓著译书目
- 175 杨 苾 后记
- 177 编后絮语

特刊

2001年8月

又一片树叶落下

杨 苡(南京)

赵瑞蕻走了。各种方式的吊唁和慰问像沉重的铁锤不时地锤打着我的心,更带来了友情的温暖,这沉甸甸的友情将带领我从严冬走向春天。十二平方的小书房兼客厅中的一角,书桌上依旧零乱地堆着书籍、字典、信件、复印件和铺开的稿纸。书桌旁那张坐了几十年的破旧木椅似乎还在等待着头天晚上还在伏案工作,这之后早已回房安睡,却迟迟还没回到书桌旁的老爷子。

有一排字典斜靠着那剥落的墙面,上面竖着一张复印件,篇名是《读巴金先生的一封信》。这是头一天刚收到的《文汇报》剪报。最近我拿出文井兄的十几封旧信,这些信使我感慨万分,这样也触动了赵瑞蕻。他也开始整理朋友们给他的旧信,毕竟我们已经很老很老了,余日无多,我笑对他说:“没什么可怕的,该考虑身后之事了!”

萧乾兄在不久以前还神采飞扬地庆祝他的九十华诞,然而骤然谢世了,顿时使我陷入一些陈年旧事的梦中,我说:又一片树叶落下了,下一个人该是谁?

赵瑞蕻拿出一封旧信,大概是萧乾兄前几年写的,称赞说:“写得真好!”他准备先写一篇谈萧乾兄的翻译,然后再在纸上谈论这封信。这是两个老人极为真诚坦率的谈心。我从来不想把朋友们的谈心公开,但是眼下应该说是知识分子比较宽松的年代,我对赵说:完全可以就这个内容写一点感想,都这把年纪了,就得说真话!

信仍然摆在桌上,稿纸铺开,几小时后急性大面积心肌梗塞把赵匆匆带走,时间是己卯年年三十春节、拂晓二点十五分!

继续和萧乾兄神聊吧,在另一个世界。萧乾兄又将笑眯眯地对我们说:“我做不到巴金的句句讲真话,但是我可以不说假话!”赵又在激动地叫:“我还顾忌什么?我已风烛残年!”

又一片树叶落下……

1999年3月2日急就 (《文汇报》1999年3月23日)

清明节缅怀瑞蕤诗人

王辛笛(上海)



赵瑞蕤夫妇与王辛笛夫妇(左)

今年的清明天朗气清
不再是否花村的烟雨纷纷
满眼桃李争奇斗艳
恰好供出门祭扫的人一路去踏青
可惜我已颓年衰病
无法同行

你的玫瑰色诗帖
不觉已和我作伴两年有零

你虽然是一头斑白的秀发
但依然透着青春
真羡慕你向亲朋告别时
还是微笑 从容歌吟
趁着窗下石榴树又快要开花了
祝愿你美丽的诗篇
染有梅雨潭的新绿
在我们的心目中长存

2001年4月5日

橙红色的梦魂啊，会年年放歌

许 钧(南京)

从巴黎开会回宁不久，听唐建清兄说杨苡老师病了，第二天晚上，我来到省人民医院。推开病房，只见她静静地躺在床上，床头桌上放着一本她译的新版的《呼啸山庄》。

杨老师瘦多了，我想她是因为“太牵挂赵先生”，心里这么想，嘴里也就这么说了。她摇摇头，说“不，不。只是先生的去处还没有找好。想选学校里的一颗长青树，悄悄地把他的骨灰在树下埋了，让他安息。”我告诉她，赵先生临走前编定的回忆录《离乱弦歌忆旧游》，翻译界和读书界很多朋友都读了，都很感动，都在怀念他。

是的，赵先生走了已经五百多个日子了，可我总觉得他还在。读着他的书，仿佛在聆听他说话，顺着他旧游的足迹，慢慢地走进他的丰富的精神世界。

这是一次漫长的人生之旅，“从西南联大到金色的晚秋。”赵先生说，他是在“寻觅消逝了的时光”：忆旧游，“特别虔诚地祭奠那些不幸和非命的已故者们，歌颂他们高洁心灵不灭的光辉。”他说他相信卢梭的一句话，“时间会揭开重重帷幕”，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所走过的道路，以及他们后来的命运，折射出了永存的西南联大精神。闻一多的鲜血，朱自清的傲骨，吴宓的呼喊，沈从文的独行，在赵先生的眼里，这是崇尚自由、坚持独立、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历史见证：赵先生一次次“梦回柏溪”，在“南岳山中，蒙自湖畔”追寻的，正是西南联大的精神。

赵先生在《南岳山中，蒙自湖畔》那篇纪念文字里，这样写道：“六十年前降临在中国大地上的秋云是灰色的，黑色的，动荡的，悲愤的，兵荒马乱，烽火连云，也是同仇敌忾的，充满着反抗呐喊声的。”青年诗人赵瑞蕻将他愤怒的怒吼溶入了这反抗的呐喊声中。他的怒吼声一直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在纪念世

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日子里，他再一次发出呼喊：NIE WIEDER!“这是以全世界人民的生命、鲜血和眼泪，成千上万人的苦难和牺牲、挣扎和抗争，其中包括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人民自己长期的悲剧，惨痛的教训和觉悟所换来的两个宝贵的字眼，两个神圣的字眼，充满着最坚定的意志和最强烈的希望，闪烁着全人类、地球上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最美好祝愿的光辉！——NIE WIEDER! 这就是：永远反对法西斯和战争！”（见第159页）反对战争，爱好和平，关心民族和人类的命运，这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精神的又一闪光点。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赵先生特别强调做人要光明磊落，要憎爱分明，要既有中国情结，又有世界胸怀。我也明白了，为什么面对不义，面对罪恶，他总要发出一百多年前法国作家左拉响彻世界的那声怒吼：J'accuse! 我控诉！

赵先生是个富于创造的诗人，他的一生，是一首融汇着“热血、想像和智力”的诗（见第261页）。在他的生命中，“热血”，也可以说是“激情”，是第一位的。因为在他看来：“这也是爱，是灵魂、童心、同情；是青春之火，生命之源。同时，这也是一种憎恨人世一切堕落腐朽的东西的力量”（见第261页），更是他赞美人间一切美好的东西的源泉。于是，我们才可以听到他的《岁暮挽歌》，看到《梅雨潭的新绿》，才可以《长留双眼看春星》，跟着他歌唱《金色的晚秋》，赞美《一颗燃烧的心与生命的开花》。

赵先生是个不断探索的学者，从他1932年秋天进入温州中学高中部到二十世纪最后一年的初春离开我们，六十七个春秋，他在不停地求知，不停地思考，不停地探索。他走的是一条中外文学探索之路，他融文学创作、翻译和研究为一体。是他，在嘉陵江畔，低吟着“炉火峥嵘岂自暖，香灯寂寞亦多情”的诗句，追问生命的意义，第一个将斯丹达尔的不朽名著《红与黑》介绍给中国读者。是他，致力于新兴的比较文学学科，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创建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培养了我国第一批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他的专著《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被公认为我国比较文学领域的一部力作。他对学生这样说：“比较文学是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是新世纪许多眼光远大、心胸恢宏的人，许多可敬的学者开辟出来的一条文学研究的新路。这种探索使人看得更远，想得更深，越过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而把全人类在漫长的岁月里所创造出来的文学作品统统聚集在一起，加以比较研究，探索它们之间的异同，共同影响，各种文学现象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追寻世界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见

第298页)。有对比较文学如此深刻的理解,才有对比较文学独到的研究心得,他在八十高龄出版的《诗歌与浪漫主义》,《诗的随想录》,是他一生探索的结晶。重读回忆录中的《西方的“红学”》、《Que sais-je》、《重译重读雪莱〈西风颂〉》、《重译重读济慈〈夜莺颂〉》,我更深刻地理解了赵先生以诗的语言表述的这样的一段话:“在人类悠长的文学史上,每个国家社会都有自己的诗人和作家,唱出每个时代各自的心声。虽然民族、国家不同,社会情况各异,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文学艺术仍能互相产生作用,对人们起着这样那样的精神影响。仿佛春风吹过,中国的牡丹和欧洲的郁金香都能一齐开放;又如秋气袭来,南天的凤凰木和北地的白桦林都纷纷落下了叶子”(见第298页)。我想,文学是心声,赵先生不懈地进行中外文学探索,不正是致力于人类心灵的沟通吗?

见过赵先生的人,都说他纯真、乐观、充满着激情。我的学生袁筱一在四年前写过一篇记赵先生的文字,叫《岁月不曾流失的纯真和诗情》,这篇文章,赵先生跟我不止一次提起,说他很喜欢,看来,我们对他的感觉,赵先生是认同的。他的学生范东兴,写过一篇同样充满激情的文字,说先生有一颗“火焰拥抱着的诗魂”。作为译界的后学,我有过很多次机会登门向赵先生请教,我还带上我的朋友、我的学生一起去听他,听他夫人杨苡老师谈文学,谈翻译,谈人生,还留下过几篇谈《红与黑》翻译,谈翻译与创作的文字。赵先生跟我们说话,总是带着慈祥的微笑,说到激动处,会爆发出爽朗的笑声。那笑声真的很纯,很透明,很有力量;赵先生跟我们说话,从来没有武断的声调、教训后辈的口气,他总是在探询,在诱导。于是,谈话往往会变成对话,年轻人会自然地打开心灵,接受他光明的启迪。荡漾在他纯真的笑声中,沐浴在他心灵的光辉里,我多少次感到迷醉。真的,我跟杨苡老师说过,他走后,我有很多次梦到赵先生,梦到他跟我谈《红与黑》,谈文学翻译,谈文化交流……

在新世纪第一个春天的一个上午,我带着赵先生在梦中传来的笑声,轻轻地走到他居住的小园子前,园子里弥漫着一种温馨的春天气息:西边的丁香树开着乳白色的花朵,东边的一颗高大的石榴树正绽出绛紫色的嫩芽,树底下有簇簇剑叶兰,盛开着浅蓝色的小花,还有一丛丛橙黄色的金盏花,杜鹃正在含苞待放……看着这番景色,我想起了赵先生“八十放歌”的最后两句:“窗前石榴树仍要开花似火,／橙红色的梦魂啊,会年年放歌!”

永远的诗情

冯亦同(南京)

好像要赶往天国参加诗人的迎春会，他在除夕前一天夜里匆匆走了。

大约半个月前我还接到他的电话，说江苏卫视当晚的文化节目上有一个对他的采访，是谈他刚刚过世的老师钱钟书先生的，要我到时也收看，我因为忙竟错过了播放时间。这几天正准备去



白天也亮着台灯的写字台

给他拜年，没想到初一大早就惊闻噩耗，赶到他家那间兼作书房与客厅的斗室中时，墙上已挂着老诗人的遗像，遗像下围满了花篮。屋角里，他常坐的那张白天也亮着台灯的写字台上，还放着他才写就的文稿，是纪念几天前才作古的萧乾先生的——文章刚刚写好，他就跟着他心中牵挂着的师友们去了。

“永远保持一颗童心，永远拥抱工作不放”，这是他引用他的另一位师长沈从文先生之言题写在赠送给我的一本书上，谦虚地说愿与我“共勉”的话；回想起来，却正是他本人留在我这个晚辈心中的真实写照。自他还是个16岁的温州少年起，这位创办《燭火》诗刊的中学生就开始了他的毕生的文学追求，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到现代，从创作、翻译到学术研究。他师从“五四”那一辈新文学巨匠，与诗歌同行，追求光明与真理，积极参与中外文化交流和新学科创建，取得多方面成就，直到耄耋之年桃李满天下，依然笔耕不息，皓首穷经。无论我何时穿过那棵石榴树的小庭院，走近他的房门，总能瞧见他写字台边抬起满头雪浪花似的银发，放下手边的工作，笑吟吟地站起身来。每当此刻，我都会在感受温暖的同时油然而生敬意：这就是晚年还有雄心准备重译自己早年

就译过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红与黑》的第一个中译者啊。听杨苡老师说,发病前几个小时,他还高高兴兴跟远在美国的孙儿通了越洋电话。今年是他的本命年,八旬有四的老诗人掰着手指,笑着说:“再过 36 个钟头,就要踏上兔年的跑道了”,谁知一阵致命的心悸,就在这时袭击了他,中断了他那向缪斯王国进礼的漫长又多彩的旅程。

我不禁想起与老人的最后会晤,是去年 11 月底召开的纪念鲁迅到宁求学一百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作为江苏省鲁研会的名誉会长,他对拙作《鲁迅与中国现代诗歌》一文给予了热情鼓励,会后还在电话中对我文中提到的新旧诗体“共存共荣”的观点一再肯定,并希望我在文字表述上再加“互相促进”四字,从中亦可看出他治学的认真和期望于后辈的殷殷之情。此前,拙作音乐散文诗剧《朱自清之歌》也得到他不少帮助,因为他在西南联大时期曾受教于朱先生,朱先生也曾在他的中学母校任教,也是他哥哥的老师,因此有相当的交谊,我在该剧中刻划的赵刚一角,便是以他为原型的。近年来,他发表了许多回忆早岁往事的精彩文章,正应出版社之约,赶写一部 30 万字的文集《离乱弦歌忆旧游》。他的女儿告诉我,老人临终前还说纪念萧乾的文章也要收进这本书的,想不到也成了他的遗言。

翻开老诗人前几年送我的诗集《诗的随想录》,集中有他写于 1989 年春节的《我的遗嘱》,那是他在海内外获得好评的“八行诗体”中的一首,深情地倾诉了这位诗坛赤子真挚、热忱的心声:

我已到达了生命旅程的终点,
向亲友们告别,说声“珍重!”
无须追悼,让火焰拥抱我,
请把骨灰洒在仙岩梅雨潭中。
对我的后代只有一点热望——
做个光明磊落的人!
窗前的石榴树又快要开花了,
烂漫的梦魂会年年歌吟!

我自青年时代就景仰这位江苏学界和文坛德高望重的前辈,他的夫人杨苡亦是我的大学老师,由于工作和师生的双重关系,最近十多年里,我有幸更

多地受教于他们。对我来说,那为石榴树所映照的雪浪花似的银发与笑容,将永远是鼓舞我在诗国耕耘和前行的一抹烂漫的春光。

匆草于己卯正月初七,赵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前夕

(《东方文化周刊》1999年第8期)

附:冯亦同《拜年——追思一位诗国长者》

还没有走出正月
真想给您拜年
但你,已经走远
门前还是那棵石榴树
窗下还是那盏铜台灯
你的笑容却已经移到
墙上披黑纱的镜框里
那琅琅的笑声
还在我心窗绕萦……
走过梅雨潭的绿
爬过大西南的山
歌吟过莱比锡的春
憎恨和鞭挞黑暗
以多彩的韵律烙印多彩旅程……
一个十六岁的人间光明的追求者
一位八十三岁的天真的诗国美少年!
你,没有走远——
你怎么能走远呢?
你已化进“蒋山青、秦淮碧”
你已化进鼓楼的钟声、南园的花树
你还在《诗的随想录》里
你还在《离乱弦歌忆旧游》里
一切真诚和美好的祝福里

都有你银发的飘动和思念的目光
你犁纸的笔尖和前行的背影
永远将我指引……
你走在大年三十夜
走在春天的脚步前
今后的每一个正月正啊
我都会给您拜年！

匆草于1999年3月15日晨，赵瑞蕓先生追思会前



赵瑞蕓夫妇看望巴金(中)